

·科技界声音·

我从来没有说过颠覆或替代之类的话。我们一直表述的是扩展冯·诺依曼结构,由单机到网络,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也这样讲,在美国的几个大学作学术报告时也这样讲,2007年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也是这样讲的。如果错了,那就是我的错误。计算机领域有许多我不懂的东西,我的认识有许多局限性,也会经常犯错误,但我愿意学习和接受批评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南大学校长
张尧学

《科技日报》[2014-01-26]



图片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
躺在空旷的田野上,抬头就是星星满天的夜空,会很自然地去寻找最亮的那一颗,也时常把这些不断闪烁的亮点连线组合,让它们符合想象力深处最有趣的形象。基础科学研究需要积累和沉淀,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,机遇就会不期而至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
陈雪飞
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2-03]

许多人认为,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有竞争力,它必须集中于能实际产生市场效益的实用性技术的发展,并使经济持续发展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,显然,经过一段时间,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后,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了。所以,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。

—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、
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丁肇中

《光明日报》[2014-01-29]

坦率地说,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,学术界的学风并没有根本性好转,学术不端、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问题仍旧存在。每当进行评审时,常见各类游说或者说情的邮件、短信、微信,甚至在一些高级别的学术评审中也不鲜见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工业大学
校长 黄维

《现代快报》[2014-01-28]

要发展基础研究,政府各级管理部门要积极为科研人员创造条件,而不是今天一个计划,明天一个计划,好像通过一系列计划,就能把某个人送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似的。历史上重大的原始创新的出现,很少是通过计划来实现的。我们的管理机构要做的是,尽量让科技界保持平静与稳定,不要让科技工作者为了各种“科研计划”去努力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大学科研处处长、
物理科学学院教授 乔从丰

人民网 [2014-02-03]

国家要大力支持、扶持和倡导基础研究,包括人力资源投入、团队和平台建设、舆论导向等。1978年是“科学的春天”到来,2015年应该有“基础研究的春天”到来!

——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肖箭

人民网 [2014-02-03]

我总是说我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过程中,是一个“布道者”,是一个“行僧”——我更愿意叫“行僧”。苦吗?也苦,但是和过去的那个苦不太一样,这中间也有乐趣。我的理念、想法、知识得到了传播,并且通过大家的实践能够有结果,这是很快乐的事。

——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
贾利民
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1-30]

智库建设应警惕乱贴标签,防止“虚热”“虚胖”以及一哄而上。新型智库应通过战略规划、制度设计,发挥好决策参考的发源地、人才培养的蓄水池、社会舆论的罗盘、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作用。

——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
主任 王荣华

《人民日报》[2014-02-05]

当看到中央对于智库发展建设的重视之后,似乎在一夜之间,涌现出众多智库,智库评估机构也纷纷兴起,在根本没有搞清楚究竟何为智库、何为大学,没有弄清智库的战略定位、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前提下盲目排名。如果图一时热闹,所有高校都变成智库,将是智库建设的悲剧。排名之风也在某种程度上滋生了智库界的浮躁,这些当引起警惕。

—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

《人民日报》[2014-02-05]

在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 and 大学里,行政的高效与教授、科研人员的投入形成完美组合。一流的管理,是一流科研机构、一流大学核心的要素之一。而一流的管理,一方面来源于制度设计,另一方面来源于管理人员的高素养以及对科研、教育的持续思考、深入理解。

——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
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2-06]

即使全年没有出成果,在年终考核时,该有的福利照发,甚至向年轻人倾斜。让他们不为生计发愁才能安心研究。在一个没有压力的宽松的氛围中,年轻人只要全心投入做好该做的、想做的事情,成果自然就出来了。

——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
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张过
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2-06]



图片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
得到公众的认可,我最大的感想是通过掌握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品牌需要长期技术积累,不能急于求成,必须持之以恒,不放弃,不动摇。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大学
计算机与控制学院院长 李国杰

《中国科学报》[2014-02-06]

(编辑 石萌萌)